

访

# 雷建德与《西厢记》的铿锵五十年

□记者 王捷

今年10月,两部与古典名著《西厢记》相关的著作引起专家学者和读者广泛关注——由线装书局出版,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、文博书画院院长胡冰题词并作序的《数字媒介倾情西厢记》;收录国内外发表的50篇《西厢记》相关论文,经过三审即将付梓的《西厢记研究创作传播文论集锦》。这两部作品的背后,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——雷建德。这个名字的背后,是一段跨越51年的文化苦旅,是一个人与一部古典名著的深情对话。

## 黄河岸畔点燃文学火种

时间回溯到1974年。年轻的雷建德先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后是山西永济电力系统的一名工人。永济,正是《西厢记》故事原型“普救寺”的所在地。工作之余,他常漫步于中条山下、黄河岸畔,仰望那座矗立千年的古刹。

一次偶然机缘,他读到王实甫的元杂剧《西厢记》。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呐喊,张生的至诚、莺莺的勇敢、红娘的机敏,与脚下这片厚重土地的传说交织,在他心中点燃了一团火焰。“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的爱情故事,光彩却被历史的尘埃遮掩?”这个疑问,成了他此后51年追寻的起点。

从那时起,收集《西厢记》相关资料,成了他最大的乐趣。戏曲唱本、民间剪纸、泥塑石雕、神话传说、学术论文,甚至一片残破的碑拓,他都视若珍宝。这是一个文化原乡者发自血脉的自觉。

## 让“西厢学”破土而出

改革开放的春风,也为雷建德的“西厢梦”带来了契机。他不再满足于个人收藏,而是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与再创作。

20世纪80年代,他编撰的《西厢轶事民间故事》《西厢记电视故事》《白话西



▲雷建德工作室集锦的《西厢记》珍品入选5国邮册

厢记章回小说》等《西厢记》系列丛书陆续问世。这些著作以翔实的史料和通俗的笔法,在学术界与读者中架起一座文化桥梁。他像一位考古学家,将散落在历史角落的“西厢”碎片一一拾起、拼接、擦拭、重揉,让其重现完整光谱。

他的研究,带着泥土的芬芳。永济及周边数十个村庄都有他的足迹,只为记录老人口中关于张生、崔莺莺的民间传说,让书斋里的“经典”与民间的“活态”传承相互印证,也让《西厢记》从一部古典文学名著,回归为一片土地上鲜活的文化记忆。

他还与朋友联合创作了《西厢记》民族交响乐、《西厢轶事》连环画和《西厢记与普救寺》旅游电视专题片等文艺作品。教授王季思盛赞其“突破原著局限”,专家吴晓玲评价其作品“雅俗共赏”,田中谦二、伊维德等国外名家在其著作上签名鼓励。学界的认可与读者的喜爱,成为他前行的最大动力。

## 带领“西厢”走向全球

如果说前30年是“向内深耕”,那么步入21世纪后,雷建德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——让《西厢记》成为与《罗密

欧与朱丽叶》比肩的世界级爱情文化IP。

无疑,这条路充满艰辛。他自费奔走,利用一切机会向海外推介《西厢记》:2017年,《西厢记》邮票登陆法国巴黎;2018年,他应邀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国际儒商论坛讲授《西厢记逸闻趣事》;2022年,《西厢记》古今中外珍品彩图亮相世界“风帆之都”奥克兰;2024年,其研究成果3次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;2025年,“雷·西厢”入选英国《世界里中国》画册,被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、英国皇家美术学院、苏富比艺术学院等世界名校图书馆永久珍藏,西厢记珍品入选《故宫百年·国之大家》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马来西亚、韩国5国邮册……他还策划并参与了多次国际文化交流活动,将《西厢记》的戏曲、书画、学术成果等,带到了法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等60个国家。

作为“永济普救寺文化顾问”,雷建德更是这座古寺乃至整个永济“爱情圣地”文化的总设计师。他倾力推动“世界情侣月”和“西厢记爱情文化节”落地,让普救寺从寂静古迹,变成天下有情人向往的朝圣地。在他看来,莺莺塔下的“普救蟾声”,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,而是穿越时空为爱情鼓掌的回响。

## 在数字世界重建“西厢”

当时代的车轮驶入数字科技的快车道,已过花甲之年的雷建德,紧跟时代脚步,成为一个大胆的“寻梦者”。

2013年,他决定打造“网络版《西厢记》”。他组建团队,创建了全球首家《西厢记》文化专题网站,用图文、音频、视频构筑线上西厢文化博物馆,人民网、新华社、中国新闻社及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日报》等数十家媒体予以重点报道。

此外,他进一步构思并创建了中国元宇宙“雷·西厢数字纪念馆”“西厢记珍品艺术馆”,用VR、AR技术让张生和莺莺在虚拟世界里“重生”,让全球观众都能“沉浸式”体验那段待月西厢的浪漫传奇。这份对前沿科技的探索,是一位古稀老人对青春与爱情最鲜活的诠释。

## 一个人与“西厢”的深情对话

51年,弹指一挥间。其间,雷建德的身份从电力行业的工人、秘书、记者,变成了学者、作家、文化策划人、数字开拓者。无论身份如何变幻,他“西厢人”的内核始终未变。

他的这51年,可以说是他的个人文化史,恰好与传统文化从失落到回归再到复兴的时代轨迹同频共振。他不是埋首故纸堆的学究,而是文化的践行者与布道者——从黄河岸边的普救寺出发,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,又从现实古迹,构建出虚拟的永恒西厢。他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是“文化坚守”,什么是“让文物说话,让历史说话,让文化说话”。

如今,漫步普救寺,聆听“普救蟾声”,或点开网络上的西厢文化博物馆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元稹、董解元、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更是雷建德用生命与其对话的“活着的《西厢记》”。他让古老爱情在新时代绽放出跨越国界、穿越介质的不朽芳华,书写了一个人与一部书的独特传奇。

# 司马光的墓志铭

薨。呜呼,镇老矣,不意为公铭也。铭曰:于穆安平,有魏忠臣。更六百年,有其元孙。元孙温公,前人是似。率其诚心,以佐天子。天子圣明,四海一心。有从有违,咸卒用公。公之显用,自我神考。命于西枢,曰予耆老。公言如经,其或不然。帝独贤公,欲使并存。公退如避,归居洛师。帝徐思之,既克知之。知而不以,以遗圣子。惟我圣子,协德神母。人事尽矣,天命顺矣。如川之回,如冰之开。或蹈其机,岂人也哉。公亦不知,曰是惟天。二圣临我,如山如渊。公惟相之,亦何所为。惟天是因,惟民是师。事既粗定,公亦不留。龙衮蝉冠,归于其丘。公之在朝,布衣脱粟。惟其为善,惟日不足。生既不有,死亦何失。

四方颂之,岂惟兹石。

一志一铭大意如下:

先生名光,字君实。他从孩童时期起,神态庄重严肃,就像成年人一样。等到他去世后,家人整理出8张他留下的奏疏,呈交给朝廷,这些都是他亲手书写的,关乎当时国家重要事务的文稿。

翰林学士苏轼撰《司马温公行状》,都是直接记录事实,而且也是我(范镇)亲眼所见、足以流传后世的内容。我与先生仕途进退、交往相处,40多年来始终如一。先生无论在家中还是在朝堂上,行事风格始终一致,凡事必定查考古制再施行,言行举止、应酬交往,没有一处不合

乎礼仪。他曾自号“迂叟”,还亲自用隶书写信给我说:“迂叟侍奉父母,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,不过是能做到不欺骗罢了。侍奉君主,也是如此。”如今看先生当权执政时,恩惠遍及百姓,天下人对他的赞许,哪里仅仅是“不欺骗”而已呢?况且先生曾与我约定,我们在世时要互相为对方撰写传记,去世较晚的人负责撰写墓志铭。后来先生先为我写了传记,可我还没来得及为他撰写,先生就去世了。唉,我已经老了,从未想过最终会为先生撰写墓志铭。铭文如下:

温公的先祖曾是魏朝的忠臣(曹魏至西晋初年的重臣司马孚,曾被封为安平王,至死以魏臣自称)。时隔600年,他的远孙温公诞生,他与先祖的德行何其相似。他怀着一颗赤诚之心,辅佐天子治理天下。

天子英明睿智,四海之内万众一心。朝中意见或有顺从、或有违背,最终都采纳了温公的主张。温公得以重用,始于神宗皇帝。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,称他是国家的老成贤达。温公的言论如同经典般无可辩驳,即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,皇上依然独自赏识温公,想让不同主张并存互补。

温公却主动引退避让,回到洛阳居住。神宗皇帝后来慢慢思索,终于彻底明白温公的深意。虽已明白却未能完全任用,最终将温公的贤能留给了圣子(指宋

哲宗)。我们的圣子,与贤德的圣母(指高太后)同心同德,人事尽善尽美,天命顺应民心,国事的转变,如同江河回旋、坚冰消融,顺势而为。或许是恰逢其时、契合机遇,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强求的吗?

温公自己也并不居功,只说这都是天意。两位圣人(哲宗与高太后)临朝执政,如山岳般稳重、如深渊般深邃。温公辅佐朝政,又做了些什么呢?不过是顺应天意、以百姓为师罢了。天下大事大致安定后,温公便不再留恋官位,脱下帝王所赐的龙袍、摘下高官的蝉冠,魂归故里。

温公在朝为官时,身着粗布衣裳、吃着糙米饭,一心只考虑国家大事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他生前不贪图私利,死后又有什么损失呢?天下四方都在称颂他的功德,这份荣耀与赞誉哪里是一块墓碑可以承载的呀!

众所周知,司马光一生的言行堪称儒家士大夫的典范,范镇与他志趣相投,感情甚笃。熙宁四年(1071年),范镇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官,司马光还愤然上书为其鸣不平。在《司马文正公墓志铭》一文中,范镇深情地追忆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友谊,盛赞司马光忠君报国、济世爱民、节俭自律、勤勉敬业的高风亮节,千百年后的今天,捧读这样文采斐然、情真意切的墓志铭文,仍然令人动容。

文苑咀华

□李恩虎

元祐元年(1086年)10月11日,司马光病逝,范镇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他撰写了墓志铭。

范镇(1007年~1088年),字景仁,华阳(今四川成都)人,北宋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,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举进士第一,以直言敢谏闻名,生平不信佛事,后为翰林学士,与欧阳修、宋祁共修《新唐书》,晚年曾出使辽国。在政治上,他支持司马光,反对王安石变法,劾青苗法扰民,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。其谥忠文,赠右金紫光禄大夫。

墓志铭文兹录如下:

公讳光,字君实。自儿童凛然如成人。至既没,其家得遗奏八纸,上之皆手札当世要务。

翰林学士苏轼状公如此,盖直记其事,且镇所目击,足以示后世者。镇与公出处处交游,四十余年如一日。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,事必稽古而行之,动容周旋,无不在礼。尝自号为“迂叟”,而亲为隶书,以抵镇曰:“迂叟之事亲,无以逾人,能不欺而已矣。事君亦然。”今观公得志,泽加于民,天下所以期公者,岂止不欺而已哉?且约镇生而互为之传,后死者当作铭。公则为镇传也,镇未及为而公